

法苑珠林

二十卷之二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習氣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恒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爽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唯知現在所以凡聖殊隔宿命延促雖復拓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戲心猶在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奚能永斷習因感茲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迷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田器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覆損故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應敵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知五趣於理無違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

為冷熱二觸母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復不為產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緣覺了惺悟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鬼知三趣畜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聲彼即念言我今背上骨出大音聲定知諸天必欲與彼脩羅共鬪當輸我作是念

已即便向彼帝釋邊去又如帝釋欲遊戲時伊鉢羅龍王背上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背上香手現定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輸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三十二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七天女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者有七伎女一一伎女皆作天樂作是化已屈伸臂頃往詣帝釋殿前而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升其常頭之上自餘三十三天輔臣各將眷屬升餘三十二頭之上升已即便舉身凌

空迅疾往詣遊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比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下猜知女心救兒而去此即下亦知上何言下不知上耶且處從多而說上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通知不可具引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屠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曾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語言當恣汝請後未生怨害父自立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意求伽吒白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遂告曰

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六王於此王舍城中
當行屠殺最後生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
歿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為知友故知善惡其果定
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
兒曾以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王舍城
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
業與果今盡却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第
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生復有說者此極
能憶五百生事謂有苾芻自憶過去五百生中墮餓
鬼趣念彼所受飢渴苦時遍身流汗深心怖惱息諸
事業精進熾然後經多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

過去五百生中墮地獄趣念彼所受地獄苦時諸毛
孔中遍皆血流身及衣服非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
浣衣衆人謂之計水為淨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
命智有何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命
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知自身過去願智
自他兼知宿命智知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
超知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所以不能
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
宿習近故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來是
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自性能知過去宿命
及知他心於其生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通通

五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用則強若在
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
有修禪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所覆隱
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如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
見嶮隘處脩令寬博使往來者無有艱難由彼業力
在母腹中無迫窄苦故得此智或有餘說若諸有情
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
不造惱害他業恒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
不為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迫窄苦
是故能憶諸宿任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胎
若出胎時不受眾病迫窄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

但由母病及迫窄苦皆悉忘之第三鬼趣中亦有生
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為鬼所魅羸
瘦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為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
女過去五百生中嘗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嘗
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
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
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妄言已捨遂斷
其命捨之而去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
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緣行他處時有一
狼將其兒去其母見已趨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
去狼即報言汝是我怨曾於五百生中嘗食我兒我

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子此乃怨讐相報理當法
尔何以生嗔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害者
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怨心時狼即便起坐
思惟觀彼女人之心仍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
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而去此乃自識
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心此為良驗自餘鬼及天趣
並識宿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煩重述
然此二智非是種智論他心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
禪定發得此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第五地獄
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
婆羅門為彼仙育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念憶

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獄衆生亦能念知獄
卒等心亦是其驗也

宿習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尔時衆
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
下聲如猕猴或旋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
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猕猴
聲者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猕猴集菩薩所菩薩復
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
子猶如兒戲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烏

獸而作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
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勅長者迦蘭陀
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卿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
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
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為作何等臣所不知尔時大
王前後導從往詣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
山普令大眾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
亦作金色時諸獼猴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
奉上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眾俱至佛所為佛作
禮右遶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
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蜜多復宿殖何

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
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為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
猴使外道笑惟願世尊為我分別令我開解佛告大
王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
量億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後有諸比
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
得阿羅漢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
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
右肩手擎香鑪遶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獼猴有好善心即為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
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

起復採華散比丘上尔時比丘即為猕猴說三歸依
尔時猕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
比丘為受三歸已次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能
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慙懃三為懺已告猕猴言法
子汝今清淨是名菩薩汝今盡形壽受五戒已求阿
耨菩提尔時猕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
上高山懸樹墜死由受五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
上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下空
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
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猕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衆寶為牀帳
摩尼華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卧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衆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懃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歲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落阿鼻獄。如蓮華敷，滿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

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弥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號師子月如來。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此會中，娑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語，即起合掌，遍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娑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柰國俱睽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

重禁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視之如賊時有
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為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
尼見諸惡人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升虛空作十八
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
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
壞命終墮阿鼻地獄次第經歷至九十二劫恒處地
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
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
戒尼罵羅漢尼者今者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
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
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汙彼比丘尼者

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
可不慎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意
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求佛出家並成羅漢餘
一萬六千人皆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
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向佛
懺悔各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梵
率天上值遇弥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那由他阿
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
一劫劫名大光同名並金光明如來又處處經云佛
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齧弟子問佛
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三十世作牛

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齧食若依智度論問何以作牛荅由過去世經他穀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以損他粟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故牛脚齧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尔時有妙勝菩薩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內衆生之類麤細好醜城郭樹木或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能別知一不修耳通一一曉了或有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

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並悉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或有聞一天下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解知法性強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

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種族皆悉
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
悟意想如空便能舉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千大
千刹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所罣礙或有人臨當
成佛以智慧力除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座故得
成佛六通清徹尔時世尊而說偈言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真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往返不疲倦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罣礙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我通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尔時座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
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
諸佛刹為識致身為身致識若身致識則無六通若
識致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惟願世尊報我此義佛
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為第一義問為世俗義問若
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
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
著汝問金色此有為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
義我今為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
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
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

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
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
識共俱無有前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
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若干頌曰
善惡宿熏習 感報各殊方 曾為鬼害怨
或作狼讐殃 屠兒憶殺業 須蜜戲狝鄉
宿祐除患者 在處遊天堂 觸類興清邁
目擊洞兼忘 凡聖欽嘉會 賢愚慶流芳
四生行善業 六趣感神光 苦樂雖殊別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

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王練

晉向靖

宋釋曇諦

魏釋乘師

隋刺史崔彥武

唐釋道綽

唐劉善經

魏沙門玄高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
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
此於何取耶祐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
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
望迳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
探得小環李家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
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
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

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
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
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
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
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
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慇懃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
書令相識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來甚敬悅之輒語
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
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為弟子予耳頃之沙門
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

國之奇珉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即而名之
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
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云晉向靖字
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
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
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
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恠具以告靖靖曰
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
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
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

真詳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

右三
驗出

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荅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開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弥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等碧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

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記周易春秋各七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右一僧梁高傳元魏之時有北代乘禪師常受持法華精懃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為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處俗其父任北肆州刺史其第五郎隨任便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度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

靈机可速除却弟子聞驗抱師悲慟哀傷人衆道俗
竒恠將為大徵父母戀惜恐其出家便與納室後
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與馱離恒樂靜居右一驗出隋
開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
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今知家處
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
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
有高隆容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
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
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得因
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

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
武曰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置此樹空中試
令人探樹中果得髮於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
給主人而去崔尚書敦禮說云然往年見盧文勵說
亦大同但言齊州刺史不得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
錄右一驗出唐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
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昔鸞師專崇習業以貞
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
滿于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云汝淨土當
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佛住空天花下散士女等衆
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挿者經七

日乃姜及餘善相不可殫記至年七十忽然齒新
生如本全無歷異報力增強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
斯嘉應也右一驗出唐汾州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
母所撫育其母平生恒習讀內典精勤苦行以貞觀
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哭聲不輟至明年善經
恍惚之間見其母曰我為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生
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即至彼也言終
不見善經如言而往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
男善經因奉衣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經恒以母
禮事之隰州沙門善撫與善經知舊見善經及鄉人
所說為余令言之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

趙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馬家兒至貞觀
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
後當與宗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弗信乃以墨
點兒左肋作一大黑子趙家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
孃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
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
家云此是兒舊舍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
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右二驗出真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齧

上音癡
下音詩

軛

音厄

嘿

音默

塵

音主

碧

音珞

齒

初謹
反扶雨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至誠篇第十九

此有八部

述意部

求寶部

求戒部

求忍部

求進部

求定部

求果部

濟難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誠所感無神弗應大士運心無機不赴勵已尅
意盡未來際所以一一弘誓莫不忍智相應心心廣
博皆在阿惟越致自非立行重於松筠起願逾於金
石歿命護持深心救濟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
有此則功被三祇果周十地也

求寶部第二

大志經云昔有國名歡樂有居士名摩訶檀妻名旃
陀生一子姿容端正世間少雙墮地便語發誓願言
我當布施濟益貧窮父母因名大意至年十七為衆
生故發意入海取明月寶珠以濟衆生初入海中至
白銀城龍王與明月珠有二十里寶前行復至金城
龍王與明月珠有四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六十里寶復前行至琉璃城龍王
與明月珠此珠有八十里寶龍王遂發願言後得道
時願我為弟子淨意供養過於今日令長得智慧大
意受珠而去欲還本國經歷海中諸海神王因共議

言我海中雖多衆珠名寶無有此珠便勅海神要處
奪取神化作人與大意相見問言聞卿得奇異之物
寧可借視大意舒手示其四珠海神便搖其手使珠
墮水大意自念王與我言此珠難保我幸得之今為
此子所奪非趣也即語海神言我自勤苦經涉險阻
得此珠來汝反奪我今不相還我當杼盡海水海神
知之問言卿志奇高海深三百三十六万由旬其廣
無涯柰何竭之如日終不墮地如大風不可攬東日
尚可墮風尚可攬大海水不可杼令竭也大意笑答
之言我自念前後受身生死壞敗積骨過於須弥山
其血流過五河尚欲斷生死之根本但此小海何足

可行我昔供養諸佛誓願言令我志行勇於道決所向無難當移須弥山竭大海水終不退意使一心以器抒海水精誠之意四天王來助大意抒水三分已二於是海中諸神皆大振怖共議言今不還珠者非小故也水盡泥出壞我宮室海神於是便出衆寶以與大意大意不取但欲得我珠終不相置海神知其意盛便出珠還之大意得珠還其本國恣意大施自是以後境界無復飢寒窮乏之者佛告諸比丘昔大意者我身是也阿難白佛以何功德致此四珠衆寶隨之佛言乃昔維衛佛時大意當以四寶為佛起塔供養三尊持齋七日是時有五百人同時共起寺或

懸繒蓋然燈者或燒香散華者或供養比丘僧者或誦經講說者今皆值佛並悉得度故僧祇律云時海神便作是念假使百年抒此海水終不能減毛髮許感其專精即還其寶是時海神為娑羅門而說偈言
精勤方便力 志意不休息 專精之所感
雖失復還得

求戒部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荅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

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賫幾錢答金錢一千即
就受竟語言卿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
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
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如蓑眼如赤丁舉體鱗甲
更互開口如魚鼓腮仰接飛鷲蹈地沒膝口熱血流
群衆數千直捉薩薄語薩薄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
羅刹聞此永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捲杖之捲入鱗甲
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沒鱗甲中
唯背得運羅刹以偈語薩薄言

汝身及手足 一切悉被羈 但當去就死
跳踉復何為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 一時雖被繫 攝心如金石
終不為汝棍

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 為人多力脅 從來食汝輩
不可得稱數 但當去就死 何為自寬語

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
當以乞此羅刹作頗飽食即說偈曰

我此腥臊身 久欲相去離 羅刹得我便
悉持以布施 志求摩訶乘 果成一切智

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

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久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羅刹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求忍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

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婉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虫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虫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况復於人寧容故犯又五分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螫一犢子還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粘羊呪呪令出穴不能令出呪師便於犢子前然火呪

之化成火蜂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粘羊以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抵毒不尔投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遂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尔時黑蛇者今舍利弗是昔受如此死苦猶不收毒况今更取所棄之藥求進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時亦復曾於迦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斯絕道路一切人民無得過者有一商主名曰師子將五

百商人欲過此路諸人恐怖畏不可過商主語言慎莫怖畏但從我後於是前行到于鬼所而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提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箭刀器杖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脚踏右腳亦著以左脚踏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汝以手脚及與頭 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外何物而不著 商主說偈而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 一切財錢及刀杖
此諸雜物雖入沒 唯有精進不著汝

精進若當不休息

與汝聞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

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為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

求定部第六

如新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
誓取菩提速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刹帝利子
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
且應現受轉輪王位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
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辰星可令墮落山林大地
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
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執持戟

具色類無邊遍三十六踰繕那量俱時奔趣菩提樹
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於蘇迷山
也 求果部第七

如雜寶藏經云佛法寬廣濟度無涯至心求道無不
獲果乃至戲笑福不唐捐如往昔時有老比丘年已
朽邁神情昏塞見諸年少比丘種種說法聞說四果
心生羨尚語少比丘言汝等聰慧願以四果以用與
我諸少比丘嗤而語言我有四果須得好食然後相
與時老比丘聞其此語歡喜即設種種餽饌請少比
丘求乞四果諸少比丘食其食已更相指麾弄老比
丘語言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尔果時老比

丘聞已歡喜如語而坐諸少比丘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雖與余須陀洹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次當與余斯陀含果時老比丘獲初果故心轉增進即復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毬打頭而語之言與余二果時老比丘益加專念即證二果諸少比丘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我當與余阿那含果時老比丘如言移坐諸少比丘復以毬打而語之言我今與余第三之果時老比丘聞已歡喜信受倍加至心即時復證阿那含果然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

身無常遷壞念念是苦汝更移坐次當與余阿羅漢果時老比丘如語移坐諸少比丘復以皮毬撩打其頭而語之言我今與余彼第四果時老比丘一心思惟即證阿羅漢果得四果已甚大歡喜設諸餽饌種種香華請少比丘報其恩德與少比丘共論道品無漏功德諸少比丘發言滯塞時老比丘方語之言我已證得阿羅漢果已諸少比丘聞其此音咸皆謝悔先戲弄罪是故行人宜應念善乃至戲弄猶獲實報况至心也又雜寶藏經云若人求道要在精誠相感能獲道果如往昔時有一女人聰明智深信三寶常於僧次請二比丘就舍供養時有一老比丘次到

其舍年耆根鈍素無知曉時彼女人齋食已訖求老
比丘為我說法獨敷一坐閉目靜默時老比丘自知
愚闇不知說法趣其睡眠棄走還寺然此女人至心
思惟有為之法無常苦空不得自在深心觀察即獲
初果既得果已求老比丘欲報其恩此老比丘審已
無知棄他走避倍更慙耻復棄巖避而此女人苦求
不已方自出現女人於時具論上恩來蒙得道果故
賫供養用報大恩時老比丘以慙愧故深自剋責即
獲初果是故行者應當至心若至心者所求必獲
濟難部第八

如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為鸚鵡常處于樹風
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
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
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
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或以口灑東西馳奔時
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為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
林林中有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反
疲乏不以為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
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
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仰我有身力云何不救
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
言誰為汝證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

自滅是時淨居天知維弘誓即為滅火始終常茂不為火燒必故經云人有善願天頌曰

志誠抱冰雪 暮齒迫桑榆 太息波川迅

悲哉人代拘 歲聿皆採獲 冬晚懼嚴枯

精誠求施戒 忍精定慧眸 結侶同共遠

勝地心相符 商人不顧死 羅刹未能逾

求寶竭大海 神怖捧明珠 寄言求道者

立志菩提株

感應緣

詳夫古今無問道俗但有至誠勉必感徵旦列外中有三內中十一內外合說畧述一十四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

楚熊渠夜行射石

楚干將莫耶藏劍

宋韓馮妻康王奪

宋伏萬壽念觀音

宋顧邁念觀音

宋沙門慧和念觀音

宋韓徽念觀音

宋彭子喬念觀音

趙沙門單眼松吞石

唐董雄念觀音

唐沙門道積諫志

唐沙門法誠經驗

唐比丘尼法信經驗

晉明帝殺力士含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瘡然始絕尋後見玄絳冠朱服赤弓丹矢射之持刀者呼曰含玄緩我少時而死右一出寃竟志楚熊渠夜行見寢

石以為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為石北平太守射虎得

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為之開况人乎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楚干將莫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其劍有雄雌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為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夫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楚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雄雌雌來雄不來王怒誅殺之莫耶子名赤比後壯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為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

堂前松柱下石砧之上則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楚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欲報讐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耶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僵客持頭往見楚王楚王大喜客曰此乃是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蹕出湯中躡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頸頭復墮湯三皆

俱爛不可識別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宋時大夫韓馮娶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因之論為城且妻密遺馮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秋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自殺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因投臺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之冢相望也曰尔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木於二冢之端旬

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鶯鶯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右三出搜神記宋伏萬壽年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行參軍假訖返州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尔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迴舳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設齋宋顧邁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為衛府行

叅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便漾湖
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
方壯邁單船孤征憂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遍
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
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宋慧和沙門者京
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為白衣疑劉胡部下
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值謀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鵲渚
而值臺軍西上謀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
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兒整袴褶易其衣
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謀視和形色
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

走但恒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弥至既而軍
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並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
成精業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于枝江其叔幼
宗宋末為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
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
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于郡獄鐵木
竟體鉗梏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
待斯而已徽本嘗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
誦經至數百遍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
之聲已而視其鑠雖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
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鑠徽如常諷誦又經一

日鎖後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
服其通感即免釋之徵今尚在勤業殊至宋彭子喬
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龍建元元
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未雖還俗猶常誦
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
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遍疲而晝寢時
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卧有湘西縣吏杜道榮亦
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子喬屏
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如美麗人形而
已道榮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脚外而械雍猶在焉道
榮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

不喬曰不夢道榮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尚
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
釋放琰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榮聞二人說皆同如
此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云
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欲窮栖巖谷故先斷穀食初
進麵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
子下輒復斷酒脯雜菓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
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人
恒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却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
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來至鄴下不乘
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

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于昭德佛圖服縷麓弊皆眩
恒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管為帳禪于其
中絕穀七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
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皆
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遂知其亂乃與弟子
南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番禺任羅浮山
蔭卧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
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興寧元年為南海太守與弟
穎升登遊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右六驗出唐貞
實祥記觀年中有河東董雄為大理寺丞少來信敬蔬食十
年至十四年中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韋

琮鞠問甚急因禁數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欣
同連此坐雄與同屋囚鎖專念普門品日得三千遍
夜坐誦經鎖忽自解落地雄驚告忻玄忻玄共視鎖
堅全在地而鈎鎖相離數尺即告守者其夜監察御
史張守一宿直命吏閉鎖以火燭之見鎖不開而相
離甚恠又重鎖紙封書上而去雄如常誦經五更中
鎖又解落有聲雄又告忻玄等至州告敬玄視之封
題如故而鎖自相離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讀經常
謂曰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見雄此事乃深
悟不信之咎方知佛為大聖也時忻亦誦八菩薩名
滿三万遍畫鎖解落視之如雄異其事臺中内外具

皆聞見不久俱免

右一驗出
真報拾遺

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

河東安邑縣人也俗姓相里名子才既莅玄門更名道積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矣昔子產生初執拳而出啓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而氏焉父宣恢廓有大志用好學該富宗尚嚴君積早習丘墳神氣爽烈博通經論大小洞明成近道俗並聞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而深護煩惱重慎譏疑尼衆歸依初不引顧每謂衆曰女為戒垢聖典常言佛度出家損滅正法尚以聞名汙心沉復面對無染且道貴清顯不參非濫俗重遠嫌君子收奉余雖不逮請遵其度由此受戒教授沒齒未登參謁諮請不聽入室斯則

骨梗潔已清貞高蹈河東英俊莫與同風先是沙門寶澄滿初初於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方工纔登其一不卒此願而澄早逝鄉邑耆艾請積繼之乃惟大像造之未成也引七寶而崇樹之修建十年雕裝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并初積受請之夕寢夢崖傍見二師子於大像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惟曰默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涌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在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弥勒大像前今猶存焉其寺蒲坂之陽高爽華博東臨州里南望河山像設三層巖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臨園磴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撫空樹有皆

積之力而弊衣蔬食輕財重命普救殷贍退靜歸閑
為而不恃即處幽隱天懷抗志頓絕人世不令而衆
自嚴不出而物自往僕射裴玄寂寵居上宰欽其令
聞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其感
動柔靡皆此類也往經隋季靡閑河東通守堯君素
鎮守荒城偏師肆暴時人莫敢竊視也欲議諸沙門
登城守固敢諫者斬玄素同憂無能忤者積憤歎內
發不顧形命謂諸屬曰時乃盛衰法無隆替天之未
喪其文斯在且沙門塵外之賓迹類高世何得執戈
擐甲為禦侮之卒乎遂引沙門道遜神素等歷階厲
色而諫曰貧道聞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怖之今視死

若生但懼不得其死死而有益是可甘心計城之存
亡公之略也世之否泰公之運也豈在三五虛怯而
能齊乎昔者漢欽四皓天下隆乎魏重千木舉國大
治今欲拘繫以從軍役反天常以會靈祇恐納不祥
之兆耳敢布腹心願深圖之無宜空肆一朝自傾於
後為天下笑也貧道等但依聖誠言行道禮誦為國
崇福冥益百姓神鬼護助寧可索頭與頭仍為本願
必縱以殘生逼克步甲者則不知生為何生死為何
死積陳此語傍為寒心素初聞諫重積詞氣厲但張
目直視曰異哉值斯人乎何為心氣太重之壯耶因
捨而不問放還本寺後知其屈詣積陳懺克素以殺

戮無度騁其毒心加又舉意輕凌雖復當時獲寢而禍作其兆卒為城人薛宗所害但積性剛勇志決不迴遇逢瞋忿動為魚肉既出家後呵責本緣挫拉元情轉增和忍歲登耳順此行弥隆習與性成斯言不爽以貞觀十年九月十七日終于本寺春秋六十有九初積云疾的無可自知將委告門人曰吾今七十有五卒今年矣其徒曰師六十九矣何遽辭乎告曰死生法尔吾不懼也且吾將年七十刺史兒吾增為六歲故其命在旦夕宜深剋勵視吾所行又曰經不聞乎世實危脆無牢强者去終三日鍾不發聲逝後如舊衆咸哀歎慕惜罕疇唐終南山悟真寺釋法誠

俗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小出家止藍田王效寺事沙門僧和為師和亦鄉族所推敬奉比聖嘗有人欲害夜往其房見門內猛火騰焰昇帳遂即追悔和性潔無染人惑弄之密以羊骨水洗令飲和素不知飲便嘔吐其冥感潛識為若此也誠奉佩訓勗常誦法華用為恒式法華三昧翹心奉行澡沐中表溫恭朝夕夢感普賢勸書大教誠曰大乘也所謂諸佛智慧般若大智於即入淨行道重觀匠工令書八部般若香臺寶軸莊嚴成就又於寺南橫嶺造華嚴堂陲山間谷列棟開堯前對重巒右臨斜谷吐納雲霧下瞰雷霆寔竒觀也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弘文學士

張孝靜者是張瓚父時號銀鈎罕有加勝乃請至山
令受戒潔齋洗淨身口口含香汁身服新衣然靜長
途寫經紙別不盈五十誠倍與直慕令精好靜利其
貨竭力寫之終部以已誠每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
墨之間心緣目覩略無遺漏故其冠心鎖注時感異
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徘徊鼓儻下至經案復上香
鑪攝靜住看自然馴狎久之翔逝來年經了將事興
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啖哀號貞觀初年復盡千
佛鳥又飛來登上匠背營齋供慶日次中時恠其不
來誠顧山峯曰鳥既不至吾不感矣將不嫌諸穢行
觀施輕薄致使無徵言已欬然飛來旋環鳴轉入香

水中奮迅羽毛浴已便逝前後呈祥重疊難述誠素
善筆工鄉曲知聞山巖惡路經偈妙辭自寫令誦皆
誠筆也又自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忘以收舉
忽屬洪雨滂注溝澗走往看之案乾獨燥餘並流波
嘗却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
損一毛信知經力又青泥坊側有古佛龕周氏瘞歲
今猶未出誠夜夢其處大有尊形既寤往開怡獲龕
像年月積久並悉剝壞就而修理道俗稱善斯並冥
衛之功自誠開發至貞觀十四年夏末日忽感餘疾
自知即世願生兜率索水洗訖又索終輦傍自檢校
不許營厚恰至月末明相將現無故語曰欲來但入

切腥臊上息靈切下蘇刀切噓虛音剥北角喘昌充突古肉蜚列

也反螫粘古音醢呼雞賈商音賈古音虫尺之魔許為毳音掬

九也反落彫灑沙下聿以律獲胡郭眸莫浮熊音雄斫之善絳音降矢武視

反鏃作木誅音株石音旨購古變以劊武粉僵音薑竄七乱縷弊上力主反

娶七旬繆武彪梓音紫睽陽上胡弭錦俾馥房云諫音燬竄七乱縷弊上力主反

袴褶上褲脛衣下十褲也管掠上丑之跌徒結反猜倉才反戮音六帑音奴鉗桔上巨淹

沃暴布教反唵陟駕錐七罪反釘鏢上都定反械下戒璉力展脯耐音甫耐奴代

蘇貫傍礼朧薄萌琮藏宗鞠音菊媚秘明莅力置囊餘制梗古杏磴五對

撫許為靡音邕忤音逆憤房吻探古還反侮无古騁丑郢挫拉上則卧

蓋反也煙音塞山閔音苦鴟音鴟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神異篇第二十五

述意部 勛通部 降邪部

胎孕部 雜異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強摧侮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化所以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竒遙記方兆或死而更生或定而後空靈迹恠詭莫測其然夫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

所貴者濟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
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若其夸術方伎左道乱時因
藥石而高飛藉芳芝而壽考與天上鷄鳴雲中狗吠
蛇鶴不死龜蔡千年稱為是異未可較其聖變也今
之集者且錄聲聞三五之神異若論諸佛菩薩聖德
自在不可以言知不可以心測備列諸篇不局此章
矣

勛通部第二

如大方等大集念佛三昧經云大目連答阿難言憶
念我昔於一時間取此三千大千世界悉內口中其
時衆生乃至無有一念驚覺徃來想復念我昔在世

尊前作師子吼能以須弥內於口中能過一劫若減
一劫如是為常復念徃昔至於東方任彼等三千世
界有一大城名曰寶門於彼有六萬億千家我於彼
中一一皆現我身而為說法安住正法尔時阿難念
言我昔取一袈裟投置地上時大目連第一上座威
神若是既不能取乃至不能舉今離地云何手擎阿
難又念我昔居世尊前作師子吼時諸外道欲共我
較隱身說法唯除世尊一切知見大力菩薩自外所
有聲聞弟子乃至外道而問我隱没身時住在何處
終不能知我身所在尔時大迦葉答阿難言我念一
時在世尊前作師子吼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弥諸

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至無有如微塵許其
有衆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
悉滅也我又一時於此大千世界一切大海河池諸
水乃至無量億千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
乾竭而彼衆生不知不覺我又一時在大衆前作師
子吼能於三千大千世界之內以口一吹即令大火
熾然遍滿猶如劫燒終亦不使損一衆生竟不覺知
尔時弥勒文殊諸大菩薩等聞大迦葉作師子吼便
化華聚若須弥山乃至再三散迦葉上復化作大七
寶蓋住虛空中覆大迦葉頂并覆一切聲聞大衆尔
時富樓那答阿難曰我念昔時有諸衆生應以通化

者便為彼取三千大千世界以手摩之開示彼等當
尔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怕想亦不覺知唯彼衆生應
與化者乃見我手摩此世界又我能取三千世界以
手迴轉不以為難又我能以於世尊前以一指節取
此三千世界一切水聚皆令入我手指節間無一衆
生有損滅想我又一時於初夜中以淨天眼觀此大
千世界所有無量衆生疑惑不出是定皆為除疑令
彼衆生各作斯念我蒙尊者獨住我前為我宣說隨
機獲益無有滯礙尔時羅睺羅答阿難曰我念往昔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山之類皆納一毛孔中我身
如本衆生不異我又一時取此大千世界所有大海

河池水聚悉入毛孔我身無損衆生無害一切水聚名皆如本我又一時此處入禪即於東北至一佛界佛號難勝現身禮敬已即還此界求旃檀香還持供佛香氣遍滿皆作無量種種變化尔時須菩提答阿難曰我念一時入於三昧此大千世界弘廣若斯置一毛端徃來旋轉如陶家輪當尔之時無一衆生有驚懼心亦不覺知己之何處我又徃昔於如來前作師子吼白言世尊如此大千世界我能以口微氣一吹皆令散滅其中衆生不驚不迫無徃來想復於佛前能以大千世界所有衆生皆悉安置一指節端上至有頂還來本處令彼衆生無徃返想又念一時宴

坐三昧見十方諸佛無量無邊百千世界各有六萬諸佛昔所未見今皆見知以是定心復發神力至須弥頂天帝釋邊撮取一掬栴檀末香徃彼無量諸世界中供養向時尔許如來彼界衆生皆悉明了見我住是閻浮供養承事

降邪部第三

如阿育王經云昔阿恕伽王深信三寶常供養佛法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等皆生嫉妬共相聚集揀選宿舊取五百人皆誦四韋陀典天文地理無不博達共集議言阿恕伽王一切盡供養剃髮頭禿人我等宿舊未曾被問當設何方便使彼意迴有一善祝婆羅門

語諸婆羅門言諸賢但從我後却後七日我當以祝力作魔醯首羅身飛行至到王宮門汝等皆當步從我後我能使其大作供養汝等都得諸婆羅門皆共然可到七日頭善祝婆羅門即自祝身化作魔醯首羅於虛空中飛到王門頭諸婆羅門亦皆侍從到王門頭遣人白王言虛空中有魔醯首羅將四百九十九婆羅門從空來下今在門外餘婆羅門在地而立欲得見王阿恕伽王喚使來前便喚來入坐於兩廂牀上王言小坐共相問訊即語之言魔醯首羅何能屈意故來相見欲何所須答言須飲食即勅厨中擎五百案飲食著前魔醯首羅等皆手推言我從生已

來未曾食如此食阿恕伽王答言先不約勅不知當食何食魔醯首羅等皆同聲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阿恕伽王即勅一臣汝往到雞末寺語尊者耶奢王宮內有五百婆羅門一自稱言魔醯首羅不知為是人為是惡羅刹請問所以願阿闍梨來為我駟遣使去所使之人是邪見婆羅門弟子到彼衆中情不稱實如王所言語衆僧作如是言阿恕伽王有五百婆羅門貌狀似人語似羅刹唯作是言正欲得汝沙門作食上座耶奢即語維那鳴雅集僧起辭衆僧言我年以老耄我為衆僧當如此事衆僧安隱護持佛法聽我使去第二上座言上座不應去我身無所堪

能惟我應去第三者言第二上座不應去正應我去如是展轉乃至沙弥十六万八千僧中其最下頭七歲沙弥起至衆僧中長跪合掌而作是言一切大僧不足擾動我既幼小不能堪任護持佛法唯願大衆必聽我去上座耶奢極大歡喜手摩沙弥頭言子汝應合去使人不待即於先去阿恕伽言頗有來者不使人答言更相推致令次最下沙弥來王作是言大者羞耻故使小者來使作酬對阿恕伽王聞沙弥來即出門迎坐此沙弥著御座上諸婆羅門皆大瞋恚阿恕伽王大不識別我等宿德尚不起迎為此小兒而自出迎沙弥問王言何以見喚王時答言此魔醯

首羅欲得阿闍梨為食隨阿闍梨欲為作食不為作食沙弥言我年幼小朝來未食王先施我食然後我當與彼令食王即勅厨宰擊食來與食一案食悉皆都盡如是擊五百案食與皆都未足王復勅厨家言所有餘食盡持擊來與沙弥得食忽尔都盡問言足未答言未足飢渴如本厨監白王飲食都盡王言庫中麩脯乾食一切都來憺忽都盡王問言足未答言猶未足王答言一切飲食悉皆都盡更無有食沙弥言撮下頭婆羅門將來我欲食之即時噉盡如是悉食四百九十九婆羅門悉皆令盡唯有魔醯首羅極大驚怖飛向虛空欲去沙弥即時座上舉手從虛空

中撮頭復噉使盡王即時驚怕見噉諸婆羅門使盡復不噉我以不沙弥知王心念即語王言王是佛法檀越終無損減慎莫驚怕即語王言王能共至雞頭末寺不王言阿闍梨將我上天入地皆當隨從沙弥即時共王到雞頭末寺王見沙弥朝所食之食諸衆僧等皆分共食所食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被着法衣在諸衆僧下行末坐最初食者最在上座頭魔醜首羅最在行末五百人見王沙弥極生慙愧我等尚不能與此沙弥共戰何況與諸大衆而共搆力猶如鶴尾俟於鑪炭猶如蚊子與金翅鳥搆飛遲疾猶如小兔共師子王搆其威力如此之比不自度量五

百婆羅門心生慙愧得須陀洹道

胎孕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久遠無量世時波羅柰國中有山名曰仙山有梵志在彼山住大小便利於石上後有精氣墮小行處有雌鹿來舐即便有身日月滿足來至仙人所生一女子端正殊妙唯脚似鹿梵志取之養育長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此女恐怖畏梵志瞋有餘梵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梵志見跡跡有蓮華要此女言遠我舍七匝當與汝火若去時亦遠七匝莫行本跡異道而還即如其言取火而去時梵豫國

王出行遊獵見彼梵志遠舍周匝十四重蓮華復見
二道有兩行華恠其所以問梵志言都無水池云何
有此妙華彼具荅之王尋華跡至梵志所從索女看
見其端正甚適悅意即從梵志求索此女梵志與王
王即立為第二夫人後時有身相師占言當生千子
王大夫人聞已生妬漸作計校恩厚招喻鹿女左右
多與財寶日月滿足便生千葉蓮華欲生之時大夫
人以物縵眼不聽自看捉臭爛馬肺承着其下取千
葉蓮華盛着籃裏擲於河中還為解眼而語之言看
汝所生唯見一段臭爛馬肺王遣人問為生何物而
荅王言唯生臭肺大夫人而語王言王喜倒惑此畜

生所生仙人供養生此不祥臭穢之物王大夫人即
便退其夫人之職不復聽見時烏耆延王將諸徒衆
從夫人媠女下流遊戲見黃雲蓋從河上流隨水而
來王作是念此雲蓋下必有神物遣人往看於黃雲
下見有一籃即便接取開而看之見千葉蓮華葉葉有
一小兒取之養育以漸長大各有大力烏耆延王歲
常貢獻梵豫王集諸獻物遣使欲去諸子問言欲作
何等時王荅言欲貢獻彼梵豫國王諸子各言若有
一子猶望能伏天下使來貢獻况有千子而當獻他
千子即時將諸軍衆降伏諸國次到梵豫國王聞軍
至募其國中誰能攘却如此之敵都無有人能攘却

者第二夫人來受募言我能却之問言云何得却夫
人答言但為我作百丈之臺我坐其上必能攘却作
臺已竟夫人在上而坐尔時千子欲舉弓射自然手
不能舉夫人語言汝慎莫舉手向父母我是汝母千
子問言何以為驗母答子言我若搆乳一乳有五百
歧各入汝口是汝之母若當不尔非是汝母即時兩
手搆乳一乳之中有五百歧入千子口中其餘軍衆
無有得者千子降伏向父母懺悔諸子於是和合二
國無復怨讎自相勸率以五百子與親父母以五百
子與養父母時二國王分閻浮提各畜五百子佛言
欲知彼時千子者賢劫千佛是也尔時嫉妬夫人縲

他目者文鱗瞽目龍是也尔時父者白淨王是也尔時
母者摩耶夫人是也諸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
生鹿腹中足下生華復有何因為王夫人佛言此女
過去世時生貧賤家母子二人田中鋤穀見一辟支
佛持鉢乞食母語女言我欲家中取我食分與是快
士女言亦取我分并與母即歸家取母子二人食分
來與辟支佛女取草採華為之敷草座散華著上待
辟支坐女恠母遲上一高處遙望其母已見其母而
語母言何不急疾鹿驟而來母既至已嫌母遲故尋
作恨言我生在母邊不如鹿邊生也母即以二分食
與辟支佛餘殘母子共食辟支佛食訖擲鉢著空作

十八變時母歡喜即發誓願使我將來恒生聖子如今聖人以是業緣後生五百子皆得辟支佛一作養母一作所生母以語母鹿驟故生鹿腹中脚似鹿甲以採華散辟支佛故跡中一一華生以敷草故常得為王夫人其母後身作梵豫王其女後身作蓮華夫人由是業緣後生賢劫千聖以誓願力常生賢聖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分別功德經云昔有長者名曰善施家有未出家女在家向火暖氣入身遂便有軀父母驚恠請其由狀其女實對不知所以父母重問加諸杖楚其辭不改遂上聞王王復詰責辭亦不異許之以死女即稱怨曰天下乃當有無道之王枉

煞無辜我若不良自可保試見枉如是王即檢保如女所言無他增減語其父母我欲取之母對曰隨意取之用此死女何為王即內之宮裏隨時贍養日月遂滿產得一男端正姝妙年遂長大出家得道聰明博達精進不久得阿羅漢道還度父母又譬喻經云昔有夫妻二人無子祠祀天神以求係胤神即許之遂便懷妊生四種物一者旃檀斗盛米二者甘露瓶三者寶囊四者七節神杖其人歎曰吾求兒子更生餘物便到神所重求所願神即語言汝欲得子何物稱益荅曰子當使令給養吾等神云食此米升用之無盡甘露蜜瓶食之無減而消百病珍寶之囊用之

無損七節神杖以備凶暴兒子豈能辦此其人大喜
還家試驗如言不虛遂成大富不可算計國王聞之
即遣衆兵欲往攻奪其人擎杖飛遊擊敵摧破強衆
皆悉退散其人歡喜無復憂患

雜異部第五

如譬喻經云昔有大家收穀千斛埋着地中前至春
溫開窖取種了不見穀而有一虫大如牛莖無有手
足亦無頭目如頑鈍肉主人大小莫不恠之出着平
地即問汝是何等終無可道便以鐵錐刺一處虫即
語曰欲知我者持我着大道傍自當有名我者於是
舉着道邊三日之中無能名者次有數百人乘黃馬

車衣服侍從皆黃駟車而呼穀賊汝為何在是問答
曰吾食人穀故持我着此語極久便辭別去主人問
穀賊向者是誰也答言是金寶之精居在此西三百
餘步大樹下有百石甕滿中金主人即將數十人往
掘即得甕金家室歡喜輦載將歸叩頭向穀賊云今
日得金是大神恩寧可留神共歸更設供養穀賊曰
前食君穀不語姓字者欲令君得是金報今當轉行
福於天下不得復住言竟忽然不現又譬喻經云王
舍城東南隅有一汪水城內溝瀆汙穢屎尿盡趣其
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虫生汪水內身長數丈無有手
足而婉轉佞仰戲汪水中觀者數千阿難分衛見而

往觀虫即跳跟波浪動涌具以啓佛佛與諸比丘共詣池所衆人見佛各各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虫本末以釋衆疑不當快乎佛言昔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見大歡喜請留供養三月衆皆受請寺主盡心供饌無有所遺後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當設薄供五百商人各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囑寺主言曰足以吾珠供僧比丘言諾即皆受之後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供衆衆僧問言前賈客施珠應當設供而發遣耶寺主言是施我耳若欲奪吾糞可施汝若不時去剗汝手足投

於糞坑衆愍其癡默然各去故知惡祝不可不慎又智度論云佛在世時有人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瞋罵云死人我物汝忽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足一手爭之前鬼言此間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不實俱不免死便語言前鬼擔來者是後鬼大瞋捉其人手揆出著地前鬼愍之急取死人一臂附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脚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父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悉是他空我今定有身

耶為無身耶行到佛塔問諸比丘廣說上事諸比丘
言從本已來恒自無我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
如汝本身與本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得阿羅漢果
又善信經云有神藥樹名曰摩羅陀祇主馱天下万
毒不得妄行有大神虬身長一百二十尺蛇行索食
有黑頭虫身長丈五虫行道中與蛇相逢適欲舉頭
前嚙大虫蛇聞藥香屈頭欲走蛇身羅藥樹身即中
斷分作兩段頭半生得走尾便臭爛諸毒聞此蛇臭
眾惡毒氣皆悉消滅又智度論云明月摩尼珠多在
龍腦中有福眾生自然得之亦名如意珠常出一切
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

能燒或是帝釋所執金剛與脩羅鬪時碎落閻浮提
變成此珠又言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變成此
珠以為利益又華嚴經云大海中有四寶珠一切眾
寶皆從之生若無此四珠一切寶物漸就滅盡諸小
龍神不能得見唯娑伽羅龍王密置深寶藏中此深
寶藏有四種名一名眾寶積聚二名無盡寶藏三名
遠熾然四名一切莊嚴聚又大海之中有四熾然光
明大寶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
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若大海
中無此四寶四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
皆悉漂沒日藏光明能變海水為酪離潤光明能變

海酪為蘇火珠光明能然海蘇究竟無餘光明能然海蘇永盡無餘頌曰

至聖冥運 罔慮罔識 神功掩暉 賢愚難測

善惡共居 昇沉同色 對事思悟 知之神匿

處染不涅 遺塵收息 匪伊玄覽 敢扇其極

省已愚惰 高慕齊德 萬代揚名 千齡福力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八驗

晉沙門釋曇邃 晉沙門釋法相

晉沙門釋仕行 晉沙門釋耆域

晉沙門釋佛調 晉沙門釋捷陀

晉居士松世常 宋叅軍程德度

齊沙門釋弘明 齊沙門釋法猷

隋沙門釋普空 隋沙門釋法安

隋沙門釋慧侶 唐沙門釋轉明

唐沙門釋賈逸 唐沙門釋法順

唐兗州鄒縣人張忘字 諸傳雜明神異記

晉河陰白馬寺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尔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

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呪願畢於是各絕遂終不知所在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万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盖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救貧民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矣

右二驗

出

梁高僧傳

晉仕行沙門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

志方遠識宇沉正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

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恠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為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燼文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賫送胡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万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闍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

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度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由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為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為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

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胡唄三偈訖為胡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為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雨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

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弥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万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期曰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

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子漂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欵曲計其旬日又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万里矣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飭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荅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費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

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卧窟前
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
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興訣曰天地長久尚有
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
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
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
伐林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
作禮問和上尚在此耶荅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
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
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見其屍晉捷陀勒不知何國
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

後語人曰盤鴟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
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基朕勒
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
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
寺既修勒為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
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脯
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
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
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
神人後不知終晉桓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
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

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却有
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弊跋涉塗滓來造世常常
出為作禮命奴取水為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
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
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
常撫膺悔嘆自撲泥中時拉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
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
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即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
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宋
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廣為衛軍臨川王
行叅軍時在尋陽屋有鷓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

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
君却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儵然而滅德度甚秘異
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
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
芬馥達于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右六出
真祥記齊永興
栢林寺有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
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
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感諸天童子以為給使
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
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
曰汝是何人荅曰昔是此寺沙弥盜帳下食今墮園

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
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
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不
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
寺春秋八十有四齊南海荆山有釋法猷是廣州人
始居此寺歲久彫衰猷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
祥後入藏薇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携手來歌云
藏薇有道德歡樂方未央 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
嗟咸歎神異猷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斷何不
早治猷驚起徃視垂將委地申其手接得無折損後
不知所終隋終南山梗梓谷釋普安姓郭氏雍州北

涇陽人也儀軌行法獨處林野不宿人世專崇禪思
至于沒齒栖遲荒險不避狼虎常讀華嚴手不釋卷
遵修苦行亡身為物常遊山野用施禽獸虎豹雖來
臭而不食常懷耿耿不副情願值周廢教恒共碩德
三十餘僧避地終南安置幽谷自身行乞資給豐足
雖被聞徹皆獲免難時有諳法師避難在義谷杜映
世家掘窰藏之安被放還因過禮觀諳曰安公明解
佛法頗未寬多而神志絕倫不避強禦蓋難及也安
曰今蒙脫難乃惟華嚴經力也至隋文帝創曆佛教
大興廣募遣僧依舊安置時梗梓一谷三十餘僧應
詔出家並住官寺唯安一人習樂山居守素林壑時

行村聚惠益生靈終寢煙霞不接浮俗末有人於子
午虎林兩谷合潤之側鑿龕結庵延而住之初住龕
日上有大石正當其上恐落掘出逐峻崩下安自念
曰願移餘處莫碎龕窟石遂依言迸避餘所大眾共
恠安曰是華嚴經力也未足異之又於龕東石壁澗
左有索陀者川鄉巨害縱橫非一陰疾安德恒恐思
誅與伴三人持弓挾刃攘臂挽強將欲放箭箭不離
弦手張不息怒眼舌噤立住經宿聲相通振遠近雲
會鄉人稽首歸誠請救安曰素了不知豈非華嚴力
也若欲除免但令懺悔如語教之方蒙解脫又龕西
魏村張暉言夙興惡念以盜為業夜往安所私取佛

油瓮受五斗背負而出既至院門迷昏失惺若有所
縛不能得動眷屬鄉村同來為謝安曰余不知也蓋
華嚴力也語令懺悔扶取油瓮如語得脫又龕南張
卿者來盜安錢袖中持去既達家內寫而不出口噤
無言即尋歸懺服過而去又有程郭村程暉和者頗
懷信向恒來安所聽受法要因患身死已經兩宿纏
屍於地伺欲棺斂安時先往鄆縣返還在道行達西
南之德行寺東去暉村五里遙喚程暉和何為不見
迎耶連聲不已田人告曰和久死矣無由迎矣安曰
斯乃浪語吾不信也尋其至村屬聲大喚和遂動身
傍親乃割所纏繩令斷安入其庭又大喚之和即忽

起匍匐就安安令屏除棺器覆一筓苓以當佛坐令
和逸旋尋服如故更壽二十年後遇重病來投乞救
安曰放尔遊蕩非吾知也便遂命終時安風聲搖逸
道俗榮荷其側衆也皆來請謁興建福會多有通感
故於昆明池東北白村有老母病卧失音百有餘日
指撫男女思見安形會其母意請來至宅病母既見
不覺下迎言問起居奄同常曰遂失病苦于時聲名
更振村聚齊集欲設大齋大萬村中有田遺生者家
途壁立而有四女妻著弊布至膝而已四女赤露迫
無覆身大女名華嚴年已二十唯有鹿布二尺擬充
布施安引村衆次至其門愍斯貧苦遂度不入大女

思念由我貧煎不及福會今又不修當來何救周遍
求物聞無一物仰面悲號遂見屋堯一把乱糜用塞
明孔挽取抖藪得穀十粒揉以成米并將前布擬用
隨喜身既無衣待至夜暗匍匐而行趣齋供所以前
施物遙擲衆中十餘粒米別奉炊飲因發願曰女人
窮困由昔種慳業今得窮報困苦如是今竭貧行施
用希來報作此願已以此十粒黃米投飯甑中必若
至誠貧業盡者當願所炊之飯變成黃色如無所感
命也柰何作此誓已掩淚而返於是甑中五石米飯
並成黃色大衆驚嗟未知所以周尋緣構乃云是用
田遺生女之願力也齋會齊率獲粟十斛尋濟之女

辦法衣仍度華嚴送入京寺。後聲名重振，弘悟難述。安居處雖隱，每行慈救，年常二社血祀者多。周行救贖，勸修法義，不殺生邑，其數不少。嘗於龕側村社縛猪三頭，將加烹宰。安聞往贖，社人恐不得殺，增價索錢十千。安曰：貧道見有三千已加本價十倍，可以相與。衆各不同，更相忿競。忽有小兒羊皮裹腹來，至社會助安贖猪。既見諍競，因從乞酒行飲，行憊焜煌旋轉，合社老少眼並失明。須臾自隱，不知所在。安即引刀自割脍肉，曰：此彼俱肉耳。猪食糞穢，尙噉之。況人食米理是貴也。社人聞見，一時同放猪。既得脫，逸安三匝，以鼻啄觸。若有愛敬，故使効之。南西五十

里內雞猪絕嗣，乃至于今，其感發慈善皆此類也。性多誠信，樂讀華嚴一鉢三衣累紀，彌勵開皇八年，頻勅入京為皇儲門師長。公主營建靜法，復延住寺名。雖帝宇常寢巖阿，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五日終于靜法禪院。春秋八十矣。隋東都寶揚道場釋法安，姓彭，安定鶉孤人，少出家，在太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為業。麁食弊衣，卒于終老。到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門人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為通。日別門首，喻遣不去，試為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更住慧日王所遊履，必賫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惟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

嗟之問何力致尔荅王力使尔及從王入磧達于泥
海中應遭變恠皆預避之得無損販後往泰山神通
寺僧來請檀越安為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為弘護也
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
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
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馮鷄吻下觀人衆
王又問之荅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尔後諸奇不
可廣錄至大業之始帝弥重之威輒王公見皆屈膝
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
志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場有道藝者二千
餘人四事供給資安為首又於東都為立寶揚道場

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
終春秋九年有八初將終前告帝曰安亡後百日火
起出於宮內弥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
閉三院宮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為恠送柩太白資
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内外同諸侶眠不施枕頸無委
曲延頸牀前口出流涎每有升餘將呈所表各獲靈
徵隋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姓陽晉陵曲何人也靈
通幽顯世莫識之而翹敬尊像事同真佛每見立像
不敢輒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厄沒命救之
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專釋禪法大有深悟末住栖霞
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楊都德法師所

偲素知道行異禮接足將還山寺請見神力偁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為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偁終日以三衣襪遙擲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徒衆好住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房中白骨一具跏坐牀上就而撼之鏘然不散唐西京化度寺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洛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感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至來年六

月果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弃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曰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為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尔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然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都無憂懼于時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言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潜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唐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惟籌

計利害偽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當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偽都之將敗故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問深知神異特興禮敬勅任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契合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遍國周訪了無所獲有所諮學者常以平等一法志而奉之然記諸道俗過未苦樂等報皆有靈驗行至總持觀僧衆曰此寺不久當有血流宜共慎之恰都師法該等私度世充兒孫尋被收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追不可及唐安州沙門賈逸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

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改變遊涉不定或縑或素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輕為無識所耻有方等寺沙門慧嵩學行通博因行遇之以紙五十張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後有諍起嵩被引禁官司責問列辯而荅紙盡事了如符本契徵應所合例皆如此未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為婚媾此家初許因往市肆唱令告乞云某家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婚數往彼門揚聲陳唱女家羞耻遂密殺之埋屍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說言被殺之事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群小戲水側或騎橋檻手把弄之云抑羊頭挨

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至江都楊家禍亂咸契
前言不知所終唐雍州義善寺釋法順俗姓杜氏雍
州萬年縣人稟性柔和志存儉約京室東阜地號馬
頭空岸斥重邃堪為靈窟有因聖寺僧珎禪師本是
順受業師珎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撫示其儀
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白足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
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
飲既有斯異四方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
米三升因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為而死今所謂因聖
寺是也順時躬覩其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勸民設
會供限五百臨時倍來供主懼少順曰莫遮通給千

人供足猶有餘剩常有張河江張弘暢家畜牛馬性
本慙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語慈善如有聞從自
後調善更無舂噉又每年夏中引衆驪山迺靜地多
虫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就地指示令虫移徙不久
往示恰無虫矣又順患腫膿潰流逸有敬味之或以
帛拭尋即除愈餘膿發香氣氲難比拭帛猶在香
氣不歇又有三原縣人田薩埵者生來患聾兼有張
蘇等亦患瘧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好人永即痊
復又有武功縣僧為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
坐毒遂陰託病僧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媿
尋即釋放但有障厲魔邪所惱者歸順皆愈不施呪

術福力如是其不測者謂有陰德所感故使感靈偏
敬致言所教多抑浮詞顯真正理敦實為懷見有樹
神廟室多即焚除汎愛道俗貴賤皆投讚毀兩途開
凶莫二似如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
水汎漲無人敢度岸復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如
行陸地及順上岸水尋還溢門徒目覩不測其然所
感幽通事多非一財帛靡怯通用無主但服鹿弊卒
無兼副朝野知委聞徹 皇帝引入內宮崇敬致禮
合宮歸仰請受戒法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
門徒生來行法令後承用言訖如常跏趺坐卒終於
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忽有雙鳥投房悲

哀驚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道
俗同嗟制服人馬亘野悲號慟地肉色不變經月逾
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注屍
所往者同聞學侶門徒恐有外侵乃藏龕內不懼外
竊四衆良辰赴供彌滿右八驗出唐高僧傳唐兗州鄒縣人姓
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
山因而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
形像張時遍禮拜訖至於第四子傍見其儀容秀美
同行五人張獨呪曰但得四郎交遊詩賦舉措一生
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
從者云是四郎四郎曰向見兄垂般故來仰謁因而

言曰承兄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前途將有災
難不復須去也張不從之執別而去行經一百餘里
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囊具並盡張遂呪曰四郎
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
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人決杖數十
其賊胫膊皆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
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
四郎俄而即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
架迥陵虛雉堞參差非常壯麗侍衛嚴峻有同王者
所居張既入中無何四郎即云須參府君始可安坐
乃引張入經十餘重門趨走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而

見府君非常偉絕張時戰懼不敢仰視判官判官事
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侍宣曰汝乃能與我兒
交遊深為善道宜俾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
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絲竹奏樂歌吹盈
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一宿張至明旦因而遊
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
著枷而立張還堂中意甚不悅四郎恠問其故張具
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
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走下階並足而立
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
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許諾云仍須夾此案

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
女勘別案内嘗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
歸張與四即涕泣而別立之仍囑張云唯作功德可
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即借馬與妻同歸妻雖
精覓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去舍可百步許忽不見張
大怖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
兒女急往發之開棺見妻忽起即坐艱然笑曰為憶
男女勿恠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士
人說之云尔右一報述征記曰桓仲為江州刺史遣
人周行廬山異觀靈異既陟崇嶽有一湖匝生桑樹
有群白鵠湖中有敗舩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

赤鱗魚張鬻向之使者不敢飲神異經曰北方荒外
有湖方千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鱧而
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
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臨海記曰郡東
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功
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涌泉大水不溢大旱不竭夏絕
香冷冬至甜温長老相傳云昔有採材人臨谿洗器
流失酒杯後出於井中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
墻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
枯所向寶在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
脫隻履若履以擲之若溺之即得凡歲寶忘不知處

以大銅槃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地鏡圖曰視屋上瓦獨無霜其下有寶藏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脩之則為存國之寶孔 子 云 井 里 之 厖 又 述 異 記 曰 南 康 寧 都 縣 汾 江 西 出 去 縣 三 里 名 夢 口 有 穴 狀 如 石 室 舊 傳 常 有 神 鷄 色 如 好 金 出 此 穴 中 奮 翼 迴 翔 長 鳴 響 徹 見 之 輒 飛 入 穴 中 因 號 此 石 為 金 鷄 石 昔 有 人 耕 此 山 側 望 見 鷄 出 遊 戲 有 一 長 人 操 彈 彈 之 鷄 遙 見 便 飛 入 穴 彈 丸 正 著 穴 上 丸 徑 六 尺 許 下 垂 蔽 穴 猶 有 間 隙 不 復 容 人 又 有 人 乘 船 從 下 流 還 縣 未 至 此 崖 數 里 有 一 人 通 身 黃 衣 擔 兩 籠 黃 瓜 求 寄 載 之 黃 衣 人 乞 食

船主與之食訖船適至岸下船主乞瓜此人與仍唾盤上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黃金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晉陽春秋曰有司奏依舊調白總武帝不許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則獸之毛也魏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養之氣著之典論刊廟門之外是時西域使人獻火浣布架裘於是刊滅此論地鏡圖曰山上有窟必有金博物志曰妊娘者不可食薑令兒盈指抱朴子曰山中樹能語者非

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山中夜見火光者皆古枯木
所作勿恠也山中午日稱仙人者老樹也孫綽子曰
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
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千里旁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桀短
不可杖釣魚為鮮不足充舖玄中記曰百歲之樹其
汁赤如血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萬歲之樹精為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八

勛通

詳是較通

夸

反苦瓜

摧

反昨

儻

回

儻

音武

挫

反則

韜

音

詭

反過

耄

音老

赴

脯

反方

胤

反羊

窖

反掘

掬

反角

縵

反莫

檻

反佳

嶧

竹器也

攘

反汝

瞽

反古

胤

反羊

窖

反掘

窖

反掘

掬

反角

縵

反莫

檻

反佳

嶧

跳踉

反下

讓

反切

剝

反割

剝

反割

揆

反練

揆

反結

揆

反玉

揆

反諸

揆

反丁

倂

反徒

鳩

反安

聞

反殿

頽

反蘇

燎

反力

浚

反私

暢

反水

弭

反州

弭

反錦

掉

反徒

紵

反直

愠

反於

漂

反合

便見

反通

盪

反度

暢

反水

暢

反州

暢

反錦

礎

反楚

晷

反日

濤

反泥

漂

反合

便見

反通

盪

反度

暢

反水

暢

反州

暢

反錦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窠

反餘

噤

反巨

姥

反莫

窠

反烏

鄩

反侯

薇

反微

磬

反苦

藹

反於

藹

反蓋

噤

反結

餉

反式

亮

反勢

驪

反呂

膿

反胡

潰

反對

味

反所

味

反角

味

反也

